

目 次

把一切留给人们.....萨·阿辽申 1

姐姐.....亚·沃洛金 97

剧作家和作品简介..... 159

萨·阿辽申

把一切留给人们

四幕正剧

人 物 表

德隆诺夫,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学院院士, 研究所所长。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德隆诺夫的妻子, 研究人员。

鲁缅采娃, 克谢尼娅·彼得罗夫娜——研究人员。

维亚齐明,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研究人员。

莫罗佐夫, 维克托·安德列耶维奇——研究人员。

阿霞·达维多夫娜——莫罗佐夫的妻子, 医生。

莫尔古诺夫, 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科学院院士。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德隆诺夫的秘书。

安娜·巴夫洛夫娜——维亚齐明的母亲。

谢拉菲姆·尼古拉耶维奇——神父。

菲利蒙诺夫——工厂代表。

西佐夫——工厂代表。

娜佳——护士。

金娜——保姆。

特罗什金——管理局工作人员。

第一幕

第一场

结尾和开场。八月。

〔研究所里边，德隆诺夫住宅里的一间办公室。左边是一张普通的书桌，上面堆满了纸张和文件夹子。右边——一张古老的雕花腿大写字台，上面除了药瓶子以外，什么都没有。两扇门：一扇通前室，一扇通另一个房间。跟普通书桌并排挨着的是一张沙发床。一堵墙被搁满书和文件夹子的书架所占据，旁边是小梯子。保姆金娜在整理房间。护士娜佳从卧室里出来，坐下，她穿着白大褂。看得见窗外绿色的树冠。这是二层楼。夏天。〕

金娜 喂，里头怎么样？

娜佳 打了一夜针而又……又在说笑话……就是这样一个
人。大夫说：“只是因为他想活，所以才活着。”

金娜 去她的吧！

娜佳 那——怎么？她说得对。

〔德隆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上。〕

她四十挂零。她先是环视四周，然后开始翻查桌上的文件夹。

金娜！你的女主人在找什么东西。

金娜（向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走去）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您在找什么？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蓝文件夹。

金娜 蓝的，马上能找到。

〔两人一起找。〕

娜佳 哟！（走向沙发床，掀开床上一件女短外衣，抽出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是这个吗？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是的。（拿过去）

娜佳 噢，请您原谅，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当枕头使了。我看——鼓鼓囊囊的，就把它裹上外衣，放在头下了。（尽量逐字说清楚）当枕头使。（用手势表示她把文件夹放在头下）夜里，枕在上面。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我明白了。您跟平常一样说话就可以。（走向金娜）派人去请谢拉菲姆·尼古拉耶维奇了吗？

金娜 早去了。他在做弥撒，他说完了事一定来。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好的。（拿着文件夹下）

娜佳 是个聋子，但是她能明白。是从嘴巴上看出来的还是怎么的？她是怎么聋的？

金娜 战后聋的。在一次轰炸中，她的听力受到了损害。

娜佳 她心里难过，但却不表现出来。

金娜 哎！我真可怜他——简直是揪心揪肺的难受。

娜佳 连我都心里不好受，但有什么用？（停顿之后）这个谢拉菲姆，怎么，是神父？

金娜 是神父。

娜佳 难道你的主人是个信教的？

金娜 瞧你说的，科学院院士——忽然竟成了个信教的。

娜佳 管他信不信呢……那他要神父干吗？

金娜 他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叔父，只要他到这个地方来办事，他就要到我们这儿来弯一弯，跟主人下象棋，聊天。上一次来的时候好象吵翻了。现在是主人要他来的。

娜佳 怪。

〔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莫尔古诺夫上。他戴着黑色小圆帽，是个上了岁数的男人。

莫尔古诺夫 金诺奇卡，您好。今天怎么样？他的身体好点吗？

金娜 还谈什么身体啊，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叹了口气）您请进。

莫尔古诺夫 有个情况，您知道吗……得把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请出来。

娜佳 我去叫。怎么说呢？

金娜 就说——科学院院士莫尔古诺夫来了。

〔娜佳下。

莫尔古诺夫 会诊过了吗？

金娜 一小时以前刚散。莫斯科的教授出来就说：“我提过警告。”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上。〕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请吧，费佳在等您。

莫尔古诺夫 娜塔莎，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福明缠上我了……（看到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表示反对的手势）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他，粘上了，就这样。我让他在楼下，研究所前厅待着。他请求费佳忘掉旧仇，并且宽恕他……也许，费佳会同意吧？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在这儿等一下，我去问问。

（下）

金娜 真的是福明来了？这个没良心的，多少年来，他一直在让我们主人生气，到死还不放过。这个福明，他怎么还有脸到这儿来。

莫尔古诺夫 我想——他总有什么意图。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上，后面跟着愁眉不展的娜佳。〕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金娜，您认得福明吗？

金娜 没有见过面。

莫尔古诺夫 胖胖的，秃顶，不过他也有这么一顶帽子，跟我的一样。

金娜 我能找到他。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您去对他说，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接待他。

金娜 现在不接待？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永远不接待。

金娜 那要是他……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打断她的话）永远不。完了。

我们去吧，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莫尔古诺夫下。〕

金娜 对，主人这么做是对的。

娜佳 （发脾气）对的，对的！他不能激动，可是瞧瞧……人来人往的，老有人找他，死都不让人安静。

金娜 你轻点声。（下）

娜佳 （一个人，叹了口气）不行，我们的科学，医学，还很落后，怎么能这样，身边躺着个人，他活着，开着玩笑，可就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活下来。咳，这可鄙可恨的死神！……等我自己学会当医生的时候，我就要把每一种疾病都消灭掉！……

〔金娜回来。〕

金娜 真不是个东西。我对他一说，他立刻就穿大衣，差点没把袖子给撕了，门砰的一声关上！我以为，玻璃完了。

〔静场。〕

娜佳 你知道吗，昨天我都开始同情鲁缅采娃了，她每天都来。

金娜 你别同情她，管他谁来呢，反正我们不能把每个人都

放进去。就我刚刚送走的这个福明……主人过去就打过他嘴巴。

娜佳 怎么——打嘴巴？

金娜 很简单，用手打。

娜佳 这我知道。为什么？

金娜 为什么，为了叫他学好。有过这么一件事，二十年前，有个窝囊人要作学位论文答辩。为什么说是窝囊人呢？因为论文很差。总之，我们主人反对。他还诚恳地详细地谈出了自己的见解。福明是那个人最要好的朋友，所以，他就指责我们主人，说什么，文章很有价值，而您没有重视等等。以后就表决，是无记名投票。全体都投了票，结果是全都反对。

娜佳 那福明呢？

金娜 可见，他也投了反对票。这一下，无记名也就成了公开的了。

娜佳 啊——呀——呀……福明还怎么有脸见那个人呢？

……

金娜 说的就是呢，下流胚，就这么个人……是的……而他，这个答辩的人就走到我主人身边说：“请允许我，”他说，“握握您正直的手，”他自己却灰溜溜的，因为激动，嘴唇都发颤了。

娜佳 那福明呢？

金娜 而福明刚刚说了声“误会”，他说“误会”的时候，瞧，那个人，就眼泪滚滚，转身走了。

娜佳 真想不到……

金娜 是啊，我的主人这一下可就忍不住了，他转身朝福明——照准他的脸——啪的一下！

娜佳 当着大家的面？

金娜 绝对没错。还说：“这儿附近好象有个洗脸池。”他就走了。不过，说实在的，以后他付出的代价是够高的。福明的熟人——多得要死。在莫斯科，他条条道上给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设障碍，我那主人那时候连科学院院士都还不是。不过，他并不向往待在莫斯科。他把他们大家痛骂了一顿——于是，就来到了这儿，乌拉尔。“那有什么，”他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搞科学。”结果他搞成了。

娜佳 这是个人物！这我明白。（苦恼地）唉……阿霞·达维多夫娜大夫夜里还对我说：“你睡吧！”瞧，这怎么能睡得着？

〔门打开，从里边传出一个妇女的声音：“娜佳，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要刮胡子。”

要刮胡子。竟有这样的事。（下）

〔德隆诺夫的女秘书——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上，她是个中年妇女。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来了两个工厂代表；从马尔芬诺——来了几个集体农庄庄员。

金娜 有事？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庄员是来道谢的。

金娜 给他们装上电灯了？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装上电灯了。

金娜 归根结蒂成了……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为这件事操了多长时间的心！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我告诉你……新年前夕我们给州委会写了报告，八个月以前……

金娜 哟，差点忘了，州委会来过电话，让回个电话去。

〔娜佳上。〕

娜佳 我在窗口看见 神父终于来了。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可是工厂的人也有事来找他，还有鲁缅采娃也跟他们一起……

金娜 （愤怒）她又来干什么？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坚决地）我不放她进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去）

娜佳 就是说，鲁缅采娃又来了。

金娜 干吗老来，干吗呢？看来，他不会要她进去的，这很明显。他都没让福明进去，干吗要对她例外！

〔克谢尼娅·彼得罗夫娜·鲁缅采娃上。这个长得讨人喜欢的妇女，三十五岁，脸上带着莫大的痛苦和毅然决然的表情。〕

鲁缅采娃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有人吗？

金娜 （没好气地）都满了！

鲁缅采娃 都是谁？

金娜 妻子，还能是谁。医生，还有别人，总之，人够多了。

鲁缅采娃 就是说，他好点了？

金娜 （沉默了一下）我可不是大夫。

〔鲁缅采娃把目光移到娜佳身上，娜佳在这之前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现在把眼睛转到一边去。〕

鲁缅采娃 （对金娜）也许，您能叫一下他的妻子？

金娜 不是已经叫过了吗……还得叫多少次？

〔穿着长袍的神父上。〕

神父 （点了点头）可以！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去吗？

鲁缅采娃 （对神父）求您把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叫出来。

神父 好的。（下）

金娜 您哪，鲁缅采娃同志，白白地上这儿来，我是这么理解的。

鲁缅采娃 （沉痛地）哎，您理解什么……您最好说……

金娜 （打断她的话）啊，我不理解，那就别说了。

〔静场。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上。〕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敌意地）您有什么事？

鲁缅采娃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恳求您……替我向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一下情……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他可是说过，他不想见到您。

鲁缅采娃 是的，可是现在我必须见他。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不客气地）您……

鲁缅采娃 为了我，那是永远也不必要了……

事业，那是需要的。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停顿以后）我不相信您。

鲁缅采娃 不过请您听一听……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 如所周知，我听不见。

鲁缅采娃 请原谅……请您相信，如果事情仅仅涉及到我，那我决不请求……可是我必须告诉他……工作上的事……为了事业……因此，我不仅仅请求，而且坚决要求，我要求见他。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想了想）我代为转告。（下）

鲁缅采娃 她不会转告的，她是个没有怜悯心的女人。

金娜 您这是冤枉好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象……有的人那样。

鲁缅采娃 您哪怕给我个回答呢——有没有希望？

〔门稍稍打开，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娜佳，打针。”

娜佳 又不行了。（下）

金娜 噢，天哪！我恨不能替他去打针，——给我扎吧，真的。（下）

鲁缅采娃（一个人）大家都可以去，大家，除了我。（惊恐地）我的上帝啊！……难道我真的再也见不着他了？再也不能看一看他的眼睛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

〔静场。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上。

第二场

八个月以前。十二月。

〔德隆诺夫的办公室。德隆诺夫——一个典型的性格刚毅的人。五十岁。他穿着厚厚的家常短外套，坐在排满书籍和文件夹的书架旁的小梯子上，在蓝文件夹上记着什么。窗外是被雪覆盖的树顶。女秘书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拿着笔记本进来。〕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您口述吧。

德隆诺夫 （没有抬头）“州委会第一书记同志，玛尔芬诺集体农庄里拖延供电的事件令人气愤，即……”冒号……
（往蓝夹子上写着）冒号写完了？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早完了。

德隆诺夫 然后简略地重复一下事情的实质，指出，玛尔芬诺农庄的人给州管理局写了三封信都没有得到答复。结尾是这样：“由于上述情况，我越过了他们的，所谓的头头，谨向您反映情况。”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一边写着）“……越过了他们的头头。”

德隆诺夫 （强调）“……越过了他们的，所谓的头头。”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不动声色地）“……越过了他们的，

所谓的头头。”

德隆诺夫 署名。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是。

德隆诺夫 读一遍署名。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读)“科学院院士德隆诺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德隆诺夫 又来了?我向您说过多少次了?当苏维埃代表我觉得荣幸——我把它放在前面,而给我定的职称——我把它搁在后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不过……

德隆诺夫 简单点说就是:把苏维埃代表和科学院院士换个位置。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可是公文里要求……

德隆诺夫 (打断她)您去打印,然后拿来我签字。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在门口)至少该让人知道,在莫斯科,人家是怎么对您说的?

德隆诺夫 指哪一方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指医生怎么对您说。

德隆诺夫 一般医学上的玩意儿。吸气,屏气,伸舌头。就这些。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愤怒地下。德隆诺夫又埋头于蓝夹子。

(一边写着)吸气,屏气……(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在颤动)见鬼,人的机体构造得多妙……怎么会动的,啊?

(埋头工作)

〔电话铃声。〕

(看着电话机,但不想从梯子上下来)

〔铃声又响。〕

(笑了笑)这个鬼婆娘!我拿脑袋担保,她准是给我接通了医生的电话。

〔铃声。〕

响去吧,响去吧,找错人了,我才不接呢。(工作)

〔铃声停止。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进来。〕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阿霞·达维多夫娜来电话,我以为您会接的。

德隆诺夫 (幸灾乐祸地)我没有接。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她问,什么时候可以到您这儿来。

德隆诺夫 干吗要惊动她?我自己去。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什么时候去?您已经答应两天了。

德隆诺夫 我正好日内就要去。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一句话都没说,出去。〕

(边工作边哼着歌)大夫,大夫,你在何处?在喷泉街喝了伏特加酒……(从梯子上下来看着窗外)天空象真珠母……四周白雪素裹……(想了想,固执地摇了摇头,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按铃)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拿着纸进来。〕

给工厂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这个期限。(把纸交给她)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这个期限?

德隆诺夫 是的，是的，发动机试验工作的期限缩短了。请叫莫罗佐夫、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鲁缅采娃和维亚齐明五点钟以前到我这儿来。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把纸递给他）请签字。

德隆诺夫 （浏览）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德隆诺夫，科学院院士。一千九百五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签字）这是什么？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加拿大来的请帖，两个月以后那儿有个国际会议。

德隆诺夫 （一目十行地读信）我不能去，婉言谢绝。（走到门口）我去仪器室。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假如医生来，我说什么？

德隆诺夫 （在门口）为什么她必须来？无论如何不要她来，（用手指威胁）不许自作主张。（下去，门没有带上）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走过去把门关上，然后回到电话机旁边拿起话筒。〕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要门诊部。是阿霞·达维多夫娜吗？五点钟我们有会。是的，当然，提前十五分钟来。（放下话筒）

〔鲁缅采娃和维亚齐明上。维亚齐明三十八岁，戴眼镜。〕

鲁缅采娃 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 上仪器室了。请你们别走，五点钟这里有个会，你们二位必须参加。（下）